

## 三代春联情

郝旭日

父亲今年83岁，上小学的时候，就开始帮他大爷写春联。他大爷读过私塾，算是那时村里唯一能写春联的文化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，师范毕业的父亲从他年逾古稀的大爷手里，接过砚台，承担起为全村人写春联的义务。

父亲那个年代，年味足，春联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过了腊八，父亲就开始准备墨汁和毛笔等，在炕上摆起小饭桌，张罗着写春联。本村，甚至还有周围邻村的人，也上门让父亲写春联。每到这个时候，父亲有求必应，我家三间小屋子挤满了人，走了一波，又来一波，门庭若市。

那时人们对春联的内容要求不高，多数是民间俗语，也有从报纸上抄录的，但都是反映美好愿望、期盼和祝福的。有的还专门让父亲编写，父亲至今还记得自己为村里人编写的春联：饲料切成豆瓣瓣，牛羊吃成肉蛋蛋；大牛年年生，小牛日日长，内容朴实接地气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老百姓最喜爱。

从我上小学开始，就一边看父亲写春联，一边帮忙打下手，在潜移默化中，我学会了很多写春联的知识。从此，我也拿起父亲那支毛笔试着写，先写横批之类的，字虽然写得不好，但在众人的鼓励和父亲的指导下，我写春联的兴趣越来越浓厚。

后来因父亲工作调动，我家搬到了旧县城。我师范毕业后，也回到这座小城，与父亲在同一所中学任教，并在过年时和父亲联手写春联。小城里过大年贴春联与农村大不相同，从内容到书写再到张贴都很讲究。所以写春联的时候不仅用墨汁，根据不同需求，又增加了黄色、金粉等。我和父亲逛大年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穿行大街小巷，驻足品读欣赏大门上的春联，然后学习人家的长处，再弥补自己的不足。

再后，我调到了县委机关。虽然岗位变了，但我对春联独有的情感没有改变，除了给自家写，还给农村居住的父母以及亲戚朋友写。进入腊月二十以后，我就在单位办公室开始加班加点写。

一度时期，印刷体春联成了市场上大量销售的现成年货，写春联这一春节最应景的年味似乎淡化了许多。

进入新世纪，儿子毕业参加了工作，他在学校里，课余时间勤学苦练，从书法老师和古代书家的墨迹中汲取营养，行草隶篆各种书体都写得有模有样时，他又接过了父亲和我用过的砚台、毛笔和笔筒接着写春联。刚开始仅限于给自家和亲朋好友写几幅，近年人们渐渐开始回归传统，又怀念起手写春联来了。

现在的新农村和县城居民的住房都变得高大敞亮了。所以人们对春联的要求也高了，从最初要的是过年气氛发展到对书法艺术的追求，不光字要写得好，内容、尺寸和纸张也有了新的变化。

家门春联红，农村气象新。前年，儿子被选派到贫困村任职，每逢春节来临之际，他就发挥特长，在驻村组织开展送春联活动，并亲自为村民义务书写春联。

一副春联，一份乡情，三代人接力传承，几十年不改初衷。父亲、我和儿子把春联从村里写到城里，又从城里写到村里，每副春联都寄托着独特的情感，蕴藏着美好的期盼和真诚的祝福。能够与春联为伍，乐在笔墨中，这也是我们三代人最大的快乐和享受。

## 江南冬韵

未晴

江南的冬天，比起北方“一场大雪”的干脆，显得格外含蓄。也许，在悄然望向窗外，发现了不知何时光秃了的树丫，才会后知后觉地感慨道：“原来冬天来了啊！”没有银装素裹，没有冰天雪地。但在我看来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“十月江南天气好，可怜冬景似春华。”江南的冬是有些许生气的。即使在萧条的冬季，还会有随处可见的枝繁叶茂，而那一抹盎然的绿色给这凄冷的冬季增添了一丝生机。你会发现，原来冬天不是只有凛冽，它也可以有春天的气息。若在这时，沏上一杯茶，慢慢地品来，似乎可以和这江南的冬季一起，待到地老天荒……

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江南的冬是诗情画意的，冬可以无雪，却不可没有梅花，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写下了咏梅的诗词与文章。最著名的当属林逋，他终身未娶，只爱植梅养鹤。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终老孤山，可见他对梅花已到了痴迷的程度。江南的冬季，捡一支寒梅，放于屋内，纵是处于陋室，也敌朱门万千。

“何事冬来雨打窗，夜声滴滴晓声凉。”江南的冬是带着淡淡哀愁的。冬雨不似春雨般温柔，她带有一丝哀怨的情绪。它轻轻地敲打着屋檐，敲打着船只，敲打着泥土，似乎想把幽怨的情绪，就着寒冬，一块发泄出来。它有时也会夹杂着一些细小的雪粒，如白砂糖一样沙沙地落到地面，结上一层薄薄的冰。远远望去，天地间一片灰蒙之色，寂静，默然。若在这时，温一壶酒，浅酌几口，手上捧着一个小暖炉，静静等待友人到来，然后再问上一句：“能饮一杯无？”纵使无雪，却也风雅。

在冬季的江南，情绪低落之时，可以寻找到一片盎然冬意，感受萧条之外的暖意；有闲情雅兴之时，可以一品诗情冬意，感受人世间风花雪月的美好；孤身一人的时候，感受一番哀愁冬意，体会孤独带来的伤感，学会淡然处世。

若有一天，你看厌了北方的冬天。那么，来江南感受一下别样的冬天吧！她或许没有那么鲜明强烈，也没有那么干脆直接，但是它会向一个老朋友一般地娓娓道来，跟你诉说这其中百般的滋味。



《海葵和罂粟花》  
 奥蒂诺·雷东达

玛咖供图

亮，但说不出所以然来。更喜欢的是跟小伙伴们一起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哪怕小手冻得通红也不要休，觉得趣味无穷。这不，眼前的人行道上就有小孩在上学的途中互相抛雪球玩。这让素雅的巨画里又多了人物，增添了些许生动。让画面生动起来的还有头顶上铺天盖地飞过的雀鸟群，它们也来凑热闹。大概是大雪的不期而至，让它们不得不结伴外出觅食吧，密密麻麻黑压压的一片，在雪白的天空飞翔，还真有点黑白分明的味道，也让这幅巨画更有水墨画的特色。

看着这优美的风景画，我的心不禁“咯噔”一动，追求完美一辈子，老觉得或多或少总是有点不如意，被躁动不安的欲望折磨得疲惫不堪。原来就是因为不能静心地享受生活中的乐趣，不能细细地品味大自然呈现的美丽。只知道苛求结果的完美，忘掉了追求结果的过程中有数不尽的美景。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！只是，对我而言，明白这个道理时似乎晚了点。

吃完早餐去学校上课，刚走进办公室，几位年轻的女同事就大呼小叫地邀同伴去外面打雪仗。那声音充满着期待，洋溢着激情。是啊，打雪仗也是一种踏雪，只不过是更激烈，更有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”的惬意罢了。如果不是要上课，我也会再“聊发”一次“少年狂”，拾起久违的童真。

奔跑，根本不会注意道路两旁的风景。待到行进至人生之路的黄昏，才回过头想一想，似乎觉得失去的太多。然而失去的永远不能返回。古诗云，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。留意路上的风景吧，它会让疲惫的你神清气爽，让愁闷的你心情舒畅，让急躁的你心旷神怡。能在雪地里听听脚下奏出的美妙乐声，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。

岂止是聆听优美的音乐，踏雪时还是在欣赏素雅的国画呢。你看，山舞银蛇、原驰蜡象，这是远景，玉树琼枝、银装素裹，这是近景，仿佛就是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。这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巨幅图画，而描绘这幅巨画的人则是万能的大自然。造化这双无形的手所持的定是枝奇妙的神笔，要不然是画不出这惟妙惟肖的杰作的。

小时候，也盼望下雪，觉得雪中的景色漂



《龙宿郊民图》 董源 [五代·南唐]

董源（一作“董元”），字叔达，钟陵（今江西进贤）人，生年不详，大约卒于公元962年。曾担任过南唐翰林图画院北苑副使，故又称“董北苑”。擅画江南山水，世传他画法有两种，一是学王维的水墨，另一是源自李思训的青绿设色，所创的“披麻皴”技法对后世的文人画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
董源存世的作品不多，这幅《龙宿郊民图》（绢本·轴）即为“青绿设色”，现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。画中所绘内容，业界有不同的看法和猜测，有人认为“龙宿”所指是天子所居，故而画作表现的，也许是春天的迎春赛会。鉴于人居生活景象是董源作品中常见的主题，也有说该画描绘的是民众庆祝节日的情景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# 踏雪观景

余春明

隆冬的天空格外苍黄，寒风阵阵，刹那间竟飘飘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。这是今冬以来的第一场雪，傍晚开始下，直到第二天的凌晨还没有停下的迹象。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，早起的我心里突然闪出出去走走的念头。是啊，好多年没有冒着大雪行走了，踏雪的感受还会像少年时那样惬意么？

街道上已是一片雪白，厚厚的积雪像是为道路铺上了一层洁白的棉被，以至于让我不忍心下脚，似乎这一脚就糟蹋了如此天设地造的美景。天刚蒙蒙亮，路上罕见人影，我虽然拿了伞，却没有张开，想静心地感受万籁俱寂的氛围，感受古人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的意境，虽然如今不是霜而是雪。头顶着大雪，脚踏着雪地，满眼的雪景，让我的心

## 发酵的乡情

张庆和

摇摇晃晃的炊烟  
 踩着农家屋顶  
 一步步登高  
 挂在山腰荡秋千  
 搭上云儿奔跑  
 公鸡长鸣母鸡咯嗒  
 刨着土里的虫子  
 小猫小兔小狗狗  
 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 
 你追我赶吵吵闹闹  
 邻家小姐姐喊着乳名  
 水塘边听蛙声一片  
 看鱼儿水面吹泡  
 春风春燕发来的请柬  
 一贴贴如同圣旨般重要  
 树上松鼠草丛刺猬  
 山荆乱探扎破手指  
 衣兜里装满红红的酸枣  
 故乡童趣在思念眺望里  
 被复制 发酵

## 温馨的暖炉

张燕峰

隆冬季节，塞外总是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不是稀罕事儿。为了取暖，家家户户都要生火炉。白居易有诗句“绿蚁新醅酒，火红小火炉”，可见火炉早已有之，但我美好记忆中的是大火炉。因了火炉，人们不惧严寒，而在从前的孩子们心中，“围炉”也有了关于冬天的美好记忆。

最早的火炉，大多是用泥做的。用胶泥盘一个中空的圆柱体，最顶部是一个铁炉盖，炉底用几根细铁棍按一定的间距焊接在一起，再用一截炉筒子接到火炕里。那时穷，大多数人家不敢任性买煤烧，用枯死的树根、树枝和牛粪做燃料是寻常的情形，也有用葵花和玉米秸秆做燃料的。不足是这些燃料燃烧的时间短，需要不断添加，才能保证炉火不灭。泥炉保温性强，只要烧热了，两三个小时家里都暖融融的。

后来人们富裕了，家家户户都换上了铁炉子。每当冬天临近，人们便雇了拖拉机去县城买煤。大同煤，好烧，释放的热量也多。火生着之后，一会儿工夫，煤就能熊熊燃烧起来了，炉膛被烧得红彤彤的，映照在人脸上，人脸也红扑扑的。这时，寒冷逃之夭夭，屋里温暖如春，让人心生欢喜。

炉火正旺的时候，人们便架一口铁锅放在炉上炖菜煮饭。能干的女人把土豆、胡萝卜切成块，与猪肉、白菜、粉条放在一起，再加上各种作料，一股脑地都放在铁锅里。很快，这些食材就在锅里唱起了歌，咕嘟，咕嘟，伴随着缕缕白气，浓浓的肉香菜香，在空气中蔓延开了，早早候在旁边的孩子们，贪婪地翕动着小巧的鼻子，完全是陶醉的模样。大人们准备好碗筷，一家人围炉而坐，迎接吃饭那庄严时刻。

围坐火炉的日子是温暖安逸的，也是闲暇惬意的。只要有乡邻来访，男人们总会在火炉上温一壶老酒，再切一盘自家腌的酸白菜，或者吩咐老婆炒一碟花生米，啜一口酒，慢慢品咂。品的不仅是酒，也是生活的酸甜苦辣。聊聊一年的收成，谈谈儿女的读书情况和婚姻嫁娶，眼眸里流淌的是对生活热辣辣的希冀和憧憬。是呀，看一看炕头的老人和可爱的孩子，心中就有了希望，日子就有盼头，回头再看看相濡以沫满面风霜的老夫老妻，心中又生出责任和柔情。

近些年，许多农人举家迁到了县城，住在楼房里，再也不用生炉子打炭了，火炉自然也弃之不用来，有的直接卖给了废品收购站，有的在时光斑驳中锈蚀……

不知道那些离开土地离开村庄的人们，在寒风凛冽的日子里是否会记起火炉，记起它带来的温暖和欢乐，记起一家人围炉而坐的一幕幕温馨画面。

欧阳

前阵子去了北京市郊的一个“艺术馆”，表现看起来，艺术馆营造着应该破费不菲，俨然就是精心雕琢的园林。

与苏州的旧式私家园艺有别，这处园子，貌似多一些现代化的意思，就像我住宅南面不远处那个据说曾经是高尔夫球场的“园林”。室外的每一棵松树形如长在石头缝里，身体难以自由伸展的黄山松那样，曲婉有形，树冠也是伞盖般延展。树下是没有杂草的草地和圆润、大小不一的“山石”，再修筑、配饰以细声流淌的溪水，和没有野趣的微型池塘，再配以几只黑白天鹅悠缓地在池中漫步。而在室内，则陈列着若干容易使人滋生精美念想的“艺术品”，另一处，有大块头锦鲤畅游其中，绿植茂盛围绕的清澈“鱼塘”……

总之，很是有艺术风范，同去的友人无不啧啧称赞。

可是，我联想到的却是“病梅馆记”的梅花。

## 审美的一点感触

我一直不太理解人们为什么总喜欢那些扭曲，或者说和大自然本有的“相”有异的物象。

也许是山里成长的关系，我更喜欢枝丫自由的野树山林，即便是横倒干枯的树干，也觉得是极致有型的范式，草也是，像乱长一片的狗尾巴草和无序编织在一起的刺梨笼条，全然一派生机勃勃然的形态，好美。

早先因为美这个东西，要谈论总会涉及到学问，就像杜威所言，“艺术即经验”，俺也不敢表达个人野生的观点。就拿我不太喜欢的雕塑来说吧，古希腊的石头人固然很美，但那是历史故事，就像咱家的佛像，也是一样。待看到古老的西洋“摆拍”，使后来的艺术家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“石头”前行，让俺也失足走上程式化的路径而不自知，免不了有失落之感。

好在还有疯狂的艺人，比如在普罗旺斯发现了“很多黑色，各种各样黑色”的文森特·梵高之流，不愿意扛着旧时代的巨石走路，我才被引导着生出点自主的意识，那些不曾识读过的，不一样的人物表达，和熟视无睹却没有发现的“看见”，才是艺术之旅上真正的巅峰之作。